

海外来鸿

哥本哈根失窃记

周缘

写这篇文章的时候，我在丹麦和德国之间的小岛上。其实我也不知道，但我用手机的最后一点电量开了定位，地图是这么显示的。

昨天晚上我在哥本哈根玩儿，把自己的钱包给丢了。当时我明明很快就要到住的地方了，第二天就会愉快地到奥斯陆了，结果双肩包被打开，钱包被偷了，唯一可以证明身份的居留证一起失踪了。理论上说，我现在在欧洲属于“非法居留”。

好了，我的旅行彻底夭折了。

我只能匆忙订了一张从哥本哈根“偷渡”去阿姆斯特丹的大巴票，那是我交换的大本营。现在正是晚上6点，我坐的这趟大巴临时停在了一个中转站，困得要命的我被司机赶下了车。

同行的乘客开始享用晚餐，但在完全未卜的前途面前，我手里攥着从同学那里借来的200欧元纠结了一会儿，决定在餐馆

的角落里安安静静地饿着。

接下来，这辆大巴会开往柏林，而我需要在柏林汽车站再等3个小时，在凌晨1点搭上去阿姆斯特丹的夜大巴。我关掉了快要没电的手机，只能从包里翻出一支笔，在那张打印的车票背面写写字梳理一下心情。

前一天我刚刚结束考试，和一起交换的同学约了来北欧旅行。第一天我们在哥本哈根，新港五彩的房子，斯特罗里耶步行街古朴的建筑，和想象中一样梦幻。圣诞节前，哥本哈根的夜晚弥漫着童话的氛围，我们去La Glace蛋糕店买了曲奇饼干，去乐高的专卖店看到了积木拼成的圣诞老人，又在趣伏里公园前看到挂满的彩灯。

我们的宾馆在火车站旁边，就在快要到的时候，同学提醒我的双肩包拉链开了，我一看，钱包不见了。

我的银行卡、交通卡、学生证、居留证都在里面，护照

还在但签证已经过期，现在不仅没钱，连“名分”也没了。

我在宾馆的床上坐了一会儿，欲哭无泪，想了想应该去报个警，下楼到火车站的警察局填单子。保安要求只有当事人才能进去，所以我只能晕晕乎乎地和朋友分开了。为了安慰偶遇的另两个和我情况一样的中国姑娘，我只能冷静一点。

我知道，在喧嚣的商业街，在拥挤的游乐场，我应该是有一点自我保护意识的，如果是在巴黎或者米兰这样早就听说了不安全的城市，我也就认了。想不通的是，居然是在哥本哈根。

这里是丹麦啊，北欧福利国家丹麦，童话王国丹麦，幸福指数最高的丹麦，贫富差距最小的丹麦，在我心里夜不闭户路不拾遗的丹麦。我在荷兰交换的室友就是丹麦人，我在facebook上和她吐槽这件事情，她回了我一大串问号和感叹号：

“什么？你被偷了？我在哥本哈根生活了二十几年从来没有

丢过东西!……”

朋友帮我查了荷兰移民局的官网,我们发现补办居留证需要三个月,可怕的是,我已经买好了四天后去南欧过圣诞节的来回机票和十几张火车、巴士票,好像是有一点浪,可是,票不能退啊。

一大清早我去求助中国大使馆,工作人员和昨天的警察一样淡定:“年末了,人杂,这事儿每天都有。”我出发前一周,演员刘涛在丹麦被盜,我天真地以为是个意外。呃,这个意外发生的频率也太高了。

现在唯一可能的办法就是办 return visa,需要向荷兰移民局提前预约,但我已经来不及了。所以我取消行程买了一张车票,及时止损,最后一搏,回阿姆斯特丹跪求移民局。

大巴在下午4点出发,我很早就到了,可是光秃秃的车站除了一张广告牌什么都没有,我差点以为自己找错了地方。没有在露天的车站等过车,

你不会知道哥本哈根的冬天有多冷。

在交换的几个月中,欧洲风情万种,诱惑我了解它的每一寸土地,然而就在暖风熏得游人醉的时候,它以一种清冽而决绝的方式打断我的梦。昨天那个温柔的哥本哈根已经消失了,这座城市的冷漠似乎肉眼可见,它铺满了寒彻骨髓的长椅,躲在沙沙作响的枯枝上,写在疲惫的游人脸上。(没有图!手指冻僵了完全拿不了相机。)

大巴开动之后,我抱着双肩包蜷缩了1个小时,才慢慢解冻。旁边空着一个座位,但我不敢把包放下来,每过几分钟就要去查一查护照在不在。不知道是因为睫毛上的霜花还是窗户上的雾气,外面的这个世界,我始终看不真切。

事情的解决还算顺利,善良的移民局帮我签发了 return visa,保险公司也是业界良心,赔付了一些损失。

再后来我在波兰旅行(是

的依然很浪,好了伤疤忘了疼),在华沙的青旅里遇到了一个丹麦的姑娘,她学的是俄语,但在国内找不到工作,丹麦和俄罗斯的关系又比较微妙,所以她打算在波兰安家。新西兰小哥说,你和我讲讲丹麦吧,我对那里不太了解。她皱了眉头回答:“其实……最近局势不太好……难民涌入,政府无力……呃……你说不太了解我还挺开心的,有些事情说不明白。”

她无奈地笑了一下,看起来不太乐观。我和他们讲了我被偷的事情,也强调了一下哥本哈根的黄昏有多迷人,la glace的甜品有多难忘,然后我说,听听就算了,即使你们亲身去,也只能瞥见这个国家的全貌里零星的一小片而已。别对一个国家有“坏”的偏见,同样的,也别有什么“好”的执念,都是刻板印象而已。

我们能做的就是,在人多的地方,记得把双肩包背在前面。📷